

書評：趙毅衡，《符號學》*

彭佳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作者：趙毅衡

書名：《符號學》

出版者：臺北：新銳文創

出版時間：2012

頁數：536 頁

ISBN：978-986-6094-90-3

在符號學研究的廣袤版圖中，存在著經緯交錯的不同地帶。有的符號學家沿著單一的路徑，在輪廓清晰的某個領域內深耕多年，從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們中間既有堅守傳統的語言符號學陣地的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葉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等語言學大師，也有沿著純粹的科學角度展開研究的學者，如雷內·托姆（Rene Thom）和莫諾（Jacques Lucien Monod）。然而，對更多的符號學者而言，符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之間雖然有清晰的邊界，卻並非壁壘分明：相反，他們的思考跨越了學科的邊界，投射出多重的剪影。無論是借由語言學和科學的進路邁入文化研究的莫斯科—塔爾圖學派（Tartu-Moscow School），還是堅持用符號學追問一系列基本哲學問題的凱西爾（Ernst Cassirer）和艾柯（Umberto Eco），都以開闊的眼界和深廣的探索為符號學開闢了新的疆宇。趙毅衡的《符號學》一書，可視為這一傳統的延伸和推進：作者試圖建立的符號學體系，乃是融合了語言學、文學、藝術、文化、哲學研究的一個開放性的世界，而它最重要的兩個維度——哲學和文化的維度——是當代人文學科的兩個基本議題。

符號學關注的是人與世界之於對方的意義、以及意義的生產和建構是如何通過符號來完成的，這也許是符號學發端於語言學、今日卻被納入哲學範疇的原因所在。在《符號學》一書的引論中，作者開宗明義：「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¹「符號就是意義，無符號即無意義，

* 本文受 2011 年度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11SZYQN24）資助。

¹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頁 2。

符號學即意義學。」²這一定義相當精準：自從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用符號意指的三分式重寫了將符號視為「一物代一物」（*aliquid stat pro aliquot*）的傳統之後，對意義的解釋和追問就成為了符號學發展的重要方向，本書也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

《符號學》的第一到第十章是對符號及意義傳達之基本原理的討論，對符號學體系中的基礎概念，如「符號過程」、「任意性／理據性」、「能指／所指」、「無限衍義」、「聚合軸／組合軸」等進行了陳訴和總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不拘泥於一家之言，而是在融會各家精髓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論及索緒爾的術語「聚合軸」（*paradigmatic*）和「組合軸」（*syntagmatic*）時，作者就對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相對應的術語「選擇軸」（*axis of selection*）和「結合軸」（*axis of combination*）進行了討論，並展示了雅柯布森是如何通過對失語症的研究將符號系統的雙軸關係轉化為文本風格分析。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俗文化與雅文化，實際上是兩種文本構造方式，它們分別以兩個軸為展開主導，而對於兩種文化方式的迷戀，形成兩種不同的價值構成。」³在第十七章《當代社會的符號危機》中，他進而指出：由於當代社會的符號氾濫，人的選擇被再度單軸化，因為我們只能「採用社會提供的現成的符號表意方式。」⁴作者還運用雙軸關係的原理去批評經典與去經典化之爭，他認為批評性經典重估是聚合軸上的比較選擇操作，而大眾的「群選經典化」則是通過組合式的連接進行的。這兩種經典化產生了兩種替代自我的方式，即用文本身份填充人格自我和用群體結合的方式安放符號自我，但這兩種方式都容易在存在意義上陷入空洞人格。從符號學意義表達的基本原理推進到對當代文化危機的批評，體現出作者對符號學原理的精深領悟力和深切的人文關懷。

「人類作為獨特的符號動物——也就是唯一能對符號和傳播進行反思的動物——對生命（它由符號和傳播構成）有著獨一無二的責任。」⁵符號學家蘇珊·佩特麗莉（Susan Petrilli）的這一論述指出了符號倫理學（*semioethics*）的基礎之所在。事實上，符號學（*semiotics, semiology*）一詞本身與「症狀學」（*semeiotics, symptomatology*）同源，它的意涵原本就包含著對人類的關懷。⁶作為一本有學術擔當的符號學著作，本

² 趙毅衡，《符號學》，頁4。

³ 趙毅衡，《符號學》，頁214。

⁴ 趙毅衡，《符號學》，頁476。

⁵ Susan Petrilli & Augusto Ponzio,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p.535.

⁶ 周勁松，〈蘇珊·佩特麗莉及其開闢和宣導的倫理符號學〉，《符號與傳媒》5(2012): 178。

書在討論符號學基本原理的同時，並沒有回避意義研究中的倫理問題。在第十章《符碼與元語言》中，作者突破了語言學和邏輯學中的元語言層控關係研究，以「解釋漩渦」（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的概念解釋了奈克爾立方體、電影中演員與角色的混同關係、以及禪宗公案等例子中的同層次元語言衝突，並繼續向上一層文化結構推進，指出元元語言的衝突造成了評價漩渦（vortex of evaluations）的出現。而在全球化進程中，一個民族對作為世界意識形態運行常態的評價漩渦的適應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族文化的未來。在第十三章《標出性》中，作者從語言學的標記模式（models of markedness）出發，提出了文化標出性理論，將文化的二元對立分解為「正項—中項—異項」的三元模式，並指出：「正項」和「異項」的對峙與翻轉，取決於中項的偏邊。由於中項與他者性的緊密關聯，它的站位是倫理意義上的：當中項認同向異項滑動，對主流價值觀的顛覆性聯盟就此形成。這一極具原創性的洞見是作者在符號學的基礎上對文化運行規律的進行的探索和推演。它融合了以凱西爾為代表的「文化符號論」和蘇俄符號學派的形式論傳統，從文化的整體性入手，對其規律和結構進行呈現、批評和反思。

在《符號學》一書中，像「解釋漩渦」和「文化標出性」這樣具有原創力和生產性的獨到見解可謂比比皆是。本書自十一章始、到十八章結束，都被納入了題為《推演》的下編，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在符號學理論和實踐討論上的獨出之處。在第十一章《理據性及其滑動》中，作者從索緒爾的看法出發，追溯了符號學界關於理據性的立場變化，並提出了測定藝術上的「理據性滑落」（falling of motivation）的兩個方法：替代和解釋。作者舉隅禪宗公案種種，說明理據性的脫落陡升的可能，認為理據性的消除可以賦予詞句「表達神秘意義」⁷的能力。這種對藝術批評的興趣在第十四章《藝術的符號特徵》中亦可得見：作者仔細說明了當代藝術追求「標出性」的趨勢，視這種普遍化的「標出傾斜」（inclination to the marked）為「泛藝術化」（pan-aethetization）的原因之所在，而不斷增加的標出性壓力將會成為藝術的無法承受之重，從而淹沒藝術本身。應當承認，這樣的提醒和批判對越來越劍走偏鋒的當代藝術是不無裨益的。

作者精研形式論三十餘載，對於敘述學研究始終不曾忘懷；在本書的第十二、十五和十六章，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建立廣義的「符號敘述學」（semiotic and general narratology）的努力。在第十二章中，作者從符號的「述真方陣」（carreveridictoire）開始，論及了符號的接受原則及類型的各種變體，並為「在虛構中如何述真」這一難

⁷ 趙毅衡，《符號學》，頁 329。

解之題提供了不同表意格局的解釋。隨後，作者在第十四章中論證了不同的符號表意方式中的「敘述轉向」(narrative turn)，大膽地為敘述做出了一個新的極簡定義：「本書建議，只要滿足一下兩個條件的符號文本，就是敘述，它包含兩個主體進行的兩個『敘述化』過程：(1)有人物參與的變化，形成情節，被組織進一個符號文本。(2)此符號組合可以為接收者理解為具有時間和意義向度。」⁸在此定義之上，作者分別以「事實性/虛構性」、「記錄性/展示性」和「時間向度」為標準，為各種類型的敘述做了細緻的分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圍繞「現在向度」敘述進行的討論，它突破了西方敘述學囿於英語時態而無法說清敘述「現時展開」中的種種問題之僵局，將夢境、戲劇、電視電影、新聞和遊戲的敘述程式進行了概括和總結。而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對身份、主體和自我之間的關係、以及自我的縱橫移動進行了仔細而深入的討論，並提出了「普遍隱含作者」(universal implied author)的概念，將其視為符號文本各種身份的集合。傳統的敘述學概念在廣義符號學中得到推進，從而獲得了自我更新的能力：「符號敘述學」，或許會是繼「文本敘述學」之後的重大轉向和拓展。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現代性與評價漩渦》中，作者對符號意義的哲學反思再次落到了對文化機制的叩問之上。借由歷史符號學的路徑，作者以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價值觀相反的元語言為基礎，闡明了現代性「動制分源」在歷史演進中的重大意義，並由此論及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思想時「動而無制」和「制而無動」的誤區，對「新儒家」的價值整體論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作者對符號學的追溯從西方始，而最終回歸到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關懷上。應當說，作者的視野不僅是跨學科的，還是跨國界的：這使得《符號學》一書在世界符號學殿堂眾多經典的林立中，亦可以綻放自有的光彩。

初稿收件：2012年08月01日

責任編輯：盧宣宇

作者簡介：

彭佳：

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通訊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中和街道姐兒堰路

51號遠大都市風景29棟3單元408室

E-Mail：lilywalden@gmail.com

⁸ 趙毅衡，《符號學》，頁415。